

# 中华茶道

茶与儒：崇礼乐重“性”与“品”



中华茶道主要因知识分子而形成，而儒学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，因此儒家思想对中华茶道的的影响非常深远。儒家文人介入茶事活动后，发现茶的特性与儒家学说的主要精神很接近，是儒家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理想载体之一。





## 儒与茶礼

中国自古就被誉为“礼仪之邦”，儒家思想主张崇尚礼乐，所以儒家便有了“茶礼”之举，并把它作为正序伦、明典章的手段。

早在南北朝时期，茶就已经被用于祭礼，南朝梁萧子显撰写的《南齐书》中记载，齐武帝萧赜（zé）永明十一年（493年）下了一道遗诏，其中说道：“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，但设果饼、茶饮、干饭、酒脯而已，天上贵贱，咸同此制。”以茶为供的习俗后人一直沿用至今。

唐代陆羽创制茶道时，就认为施行茶道须规矩严谨，“二十四器缺一，则茶废矣”。宋代审安老人撰于宋咸淳五年(1269年)的《茶具图赞》中，每一器都被冠以职官名称，制度更加明确。

唐代以后，宫廷的重要活动，如春秋大祭、殿试、群臣大宴等都有茶仪茶礼，以示尊崇。宋明之际，儒家更把茶礼引入“家礼”之中，行于婚丧、祭祀、修屋、筑路、待客之际，凡大事无不举行茶礼。后来，客来敬茶成为我国人民世代相传的礼俗。

## 儒家眼中的茶性与人性

“中庸之道”是儒家的处世信条，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，并从中庸之道中引出“和”的思想。在儒家眼里，和是中，和是度，和是宜，和是当，和是恰到好处，无过亦无不及。儒家的“和”更注重人际关系的和睦、和谐与和美。而饮茶令人头脑清醒，心境平和，因此茶道精神与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契合。

儒家将茶道视为一种修身的过程，陶冶心性的方式，体验天理的途径。陈香白指出，中国茶道精神的核心就是“和”。和意味着宇宙万物的有机统一与和谐，和字不但囊括了所有敬、清、廉、俭、美、乐、静等意义，而且涉及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诸层面，最能突出中国茶道精神。

陆羽在创立中华茶道时，在形式与内容上也注意到调和与统一的问题。他煮茶用的风炉形如古鼎，设计思想便是以《易经》为主导，运用《易经》中的“坎”“离”“巽(xùn)”三个卦象，取其水、火、风互相调和而达于化境之意。

儒家认为饮茶使人清醒，可以更好地自省、养廉、修德。

唐代刘贞亮曾总结过茶的“十德”，除了“以茶尝滋味”“以茶养身体”“以茶散郁气”“以茶驱睡气”“以茶养生气”“以茶除病气”的六德以外，他似乎更看重精神上的另外四德：“以茶利礼仁”“以茶表敬意”“以茶可雅心”“以茶可行道”。

唐代韦应物的诗《喜园中茶生》：“洁性不可污，为饮涤尘烦。”宋代欧阳修《双井茶》诗：“岂知君子有常德，至宝不随时变易。”这些都借茶的品性，比喻人的情操。

从唐代的陆羽到明代的屠隆，都提出一个观点，即茶“最宜精行俭德之人”。屠隆在他的《考槃（pán）余事》中特别列出“人品”一节，明确论述了对饮茶之人的品德要求，强调了茶对于人格自我完善的重要性。



## 儒家论茶品与人品

茶品一旦上升到与人品节操相对应的高度，也就与对茶清淡宁静品格的欣赏十分和谐地统一起来了。这种自然与人文的高度契合，显示了儒家对真善美境界的执著追求。茶成了沟通自然与心灵的契机，这正是儒学一贯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。

屠隆在《考槃余事》中说：“使佳茗而饮非其人，犹汲泉以灌蒿菜，罪莫大焉；有其人而未识其趣，一吸而尽，不暇辨味，俗莫大焉。”明人陆树声与徐渭都作有《煎茶七类》之文，二人把“人品”都列在首位。

陆树声说：“煎茶非浪漫，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。故其法每传于高流大隐、云霞泉石之辈，鱼虾麋鹿之俦。”又说喝茶的“茶候”应该是：“凉台静室，明窗净几，僧寮道院，松风竹月，晏坐行吟，清谭把卷”；喝茶的“茶侣”应该是：“翰卿墨客，缙流羽士，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，超然世味者。”在陆树声看来，茶是清高之物，唯有文人雅士与超凡脱俗的逸士高僧，在松风竹月，僧寮道院之中品茶赏饮，才算是与茶品相融相得，才能品尝到真茶的趣味。